

# 建筑之梦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著述精选



〔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著

于 潼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建筑之梦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著述精选

〔美〕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著

于 潼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之梦：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著述精选 / (美) 赖特著，于潼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474-0253-5

I. ①建… II. ①赖…②于… III. 建筑学—文集  
IV. ①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26069号

责任编辑 董明庆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mailto: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60毫米×230毫米

9.75印张 64幅图 19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出生于1867年，当时安德鲁·约翰逊担任总统，美国收购了阿拉斯加，而在建筑界，历史折衷主义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他逝世于1959年，享年九十一岁，那时的美国总统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苏联的“露娜一号”探测器到达了月球，而“现代主义”成了建筑的同义词。赖特出生在维多利亚时代，一生经历了“快乐的九十年代”、“咆哮的二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并体验了原子时代以及冷战。1867年美国内战刚刚结束两年，而1959年计算机时代已经初现端倪。

赖特的职业生涯也特别长且富有变化。他负责的第一项工程就是威斯康辛州斯普林格林的联合小教堂（Unity Chapel），该建筑于1886年由芝加哥的建筑师约瑟夫·L·希尔斯比为罗伊德·琼斯家族设计，这个家族人丁非常兴旺，赖特的母亲就来自其中的一支。逝世前一周，他仍然待在这座建筑附近，那时距他的

第一份监督工程已经过去了差不多七十三年时光。赖特的职业生涯比当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还要长。

最初他选择避开维多利亚式的折衷主义，而在职业生涯结束之前很长时间内，他都坚定地反对“现代主义”。尽管一直逆时代的流行而动，赖特却是位异常多产的建筑家。在他主持修建的近五百座各式风格的建筑中，超过四百座至今仍然屹立，这个数字稍稍多于他设计的所有建筑总数的一半。在他已完成和未实际建造的作品中，为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客户所设计的、独门独户的家庭住房约占四分之三，这个比例在世界知名的建筑师作品中可谓相当之高，除非是为了富豪，这些建筑师通常会避开设计家居这种赢利相对较小、又属劳动密集型的项目。

赖特出生在威斯康辛州 Richland Center 的一个农庄，位于麦迪逊以西 50 英里。在爱荷华州、马萨诸塞州以及罗德岛居住过一段时间后，全家在 1878 年、赖特十一岁的时候，搬到了麦迪逊。他曾经利用暑期在劳埃德·琼斯的农场工作，在那里，他一定曾经为蜿蜒流过树木覆盖、绿色植被和浅黄色石灰岩相互映衬的威斯康辛河之美景而感到震撼。他在麦迪逊度过了自己的初中和高中时光。尽管没能从后者毕业，他仍然于 1886 年 1 月被威斯康辛大学以就读“理科”课程的“特别学生”的名义录取。其实他学业成绩并不突出，在画法几何与绘图课上只得到了“平均分”，也只有这两门课程在他为期一年的大学生涯中留下了成绩记载。

也许是因为他父母 1885 年离婚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困难，赖特 1886 年的春季和秋季学期在艾伦·D·考诺威教授的建筑办公室里任职，并于同年夏季为在斯普林格林的希尔斯比（Silsbee）工作。也许他对建筑的热情是这两个人点燃的。还有可能跟至亲一起居住——比如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麦迪逊——赖特不再需要生活上的支持，他寻求职位只是因为他对建筑的爱已经开始显现而已。无论哪种猜测是对的，他还是在 12 月从大学退学。1887 年年初，他已经在芝加哥、作为绘图员为希尔斯比工作。

随后他换过一次工作，然后，于1888年年初签署了与丹柯玛·阿德勒 (Dankmar Adler) 和路易斯·沙利文 (Louis Sullivan) 的合同，这两个人雇员人数在1886至1890年设计庞大的芝加哥礼堂大楼 (Auditorium Building) 时达到顶峰。在接下来的五年中，赖特从绘图员升职为首席绘图员，并成为了沙利文的门徒和知心朋友，对公司承办的一系列住宅工程负主要责任，同时也照看其他类型的建筑工程。也许正是因为沙利文和赖特变得如此之亲密——前者找到了自己从未有过的“儿子”般的人物，后者得到了一种可以作为替代者的“父亲”——当两个人因为赖特雇用合同和条款产生分歧时，情况看起来好像成了个人恩怨，至少在沙利文看来是这样的。他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于是解雇了赖特，而赖特则很快在1893年建立了自己的办公室。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他设计了一批工艺精良、细节精湛的建筑，它们大多数是具有独特外形的房屋，慢慢地但又确实地——但是仅仅是在人们回顾过去时（这是个实验的阶段；赖特还没有决定使用哪种建筑语言）——演变成为了“草原城镇中的一个家 (A Home in a Prairie Town)”，这种新型的居屋很快就为他带来了声望，这在1901年《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 2月号中有所描述。我们正是从这期杂志的文章名中得到了类似“草原房屋”、“草原学校”和“草原时期”等词语。

“我将整所房子的规模压缩，”他后来在《我的自传》中写道，“墙壁现在从地面上的一个……泄水台开始，这看起来很像在建筑物下面加了一个矮平台……其顶端停留在二层的窗沿的位置，这让卧室通过一串连续的窗子连接起来，其上方则是具有较缓坡度的悬垂式屋顶和宽屋檐。”中西部北方的气候“异常恶劣……，我为整个结构加上了一种保护性的、遮蔽性的屋顶……屋顶的下面是平的，通常使用浅色，以造成一种反射光来柔和地照亮楼上的房间。悬垂的屋顶有两个好处：可起遮蔽作用、保护墙壁……同时又能完成这种对光的反射……房子开始与地面有了联系，”他

解释道，“成为草原上一道自然的风景。”

他接着写道：“建筑的外观主要是根据内部的需要而设计的。”他拒绝使用自己认为是“盒子边上嵌盒子，或是盒子里套盒子的建筑设计”，而重新做出如下定义：“整个底层是一个完整的房间，将厨房分隔出来作为一种实验室，仆人们的卧室和生活区则与厨房一面相接……然后，为了不同的家居目的，我将大房间的不同部分隔开使用，比如餐厅、阅读室、客厅等。”（他只在楼上保留了作为卧室的“盒子间”）“天花板，”他继续写到，“通过对水平的灰泥板子进行下调的反复方式将其控制在窗子之上，并和房间的天花板漆成一种颜色”，这具有突出亲密感和完整性的效果，房间中窗子和门楣处绵延不断的装饰线将所有因素联系在一起，更加强了亲密感和整体性。充实感和留白感、垂直因素和水平因素都在这种整体性的设计中得到了体现，这其中也包括了家具、设备、玻璃美术制品和景观美化。

在接下来的八年中，赖特以草原风格设计了150多处结构迥异的建筑。他的作品从不缺少客户，因为它们获得的评价都很高，销路也很好；他总是被邀请做演讲或写一些文章；并且还逐渐确立了国际性的声望。但是在1909年9月，赖特的生活和事业却急转直下。1904年，他在伊利诺伊州橡树园为埃德温·H（Edwin H）和麦玛·波斯维克·切尼（Mamah Borthwick Cheney）设计了一处房屋，赖特自己从1889年起一直和妻子凯瑟琳居住在该地——他们就是于当年步入结婚殿堂。这四个人成了朋友，当地的人都知道他们不分彼此，是一个融洽的四人组合。切尼一家有四个孩子，而赖特家有六个孩子。但是在1909年9月，赖特和波斯维克偷偷在纽约见面，并转路柏林，这个变故对少数人之外的所有人来说都是既突然又毫无征兆的，他们让自己的朋友、橡树园，还有整个建筑世界都为之震惊。就是这时产生了大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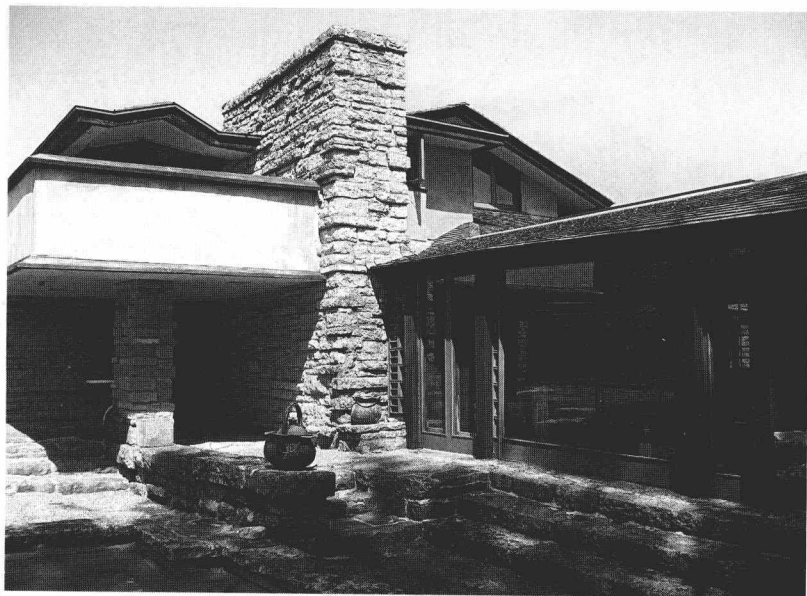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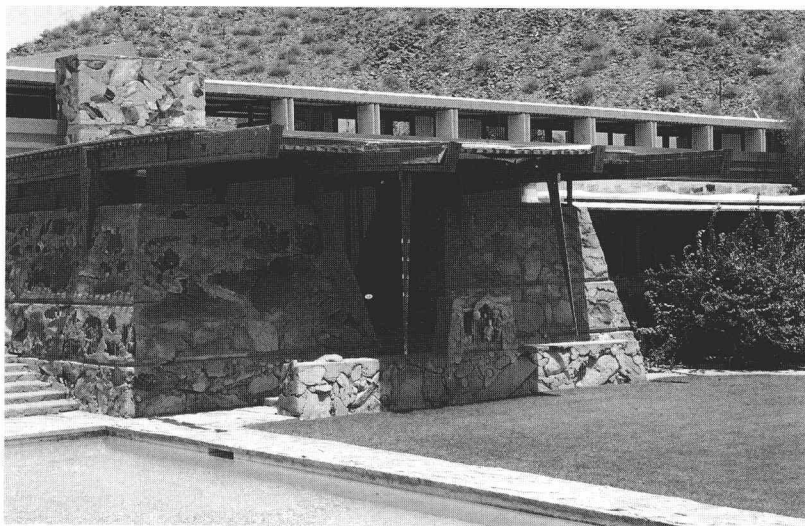
1910年11月，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名为《西部建筑师》的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描述了业界的反应，也反映了公众的意见。该文章

指出，当类似这件事的事情发生时，“美国和国外的建筑师们生命……有权将这种灰暗的阴谋称为‘气质问题’。[但是]如果我们率直而恰当地看待这件事，这种能够让一个男人带着其他人的妻子穿梭于欧洲的首都城市之间的气质只能被认为是对道德缺失的最为卑劣的掩饰。所谓的气质问题就是道德败坏的另一说法。”怪不得赖特会于1914年声称：在任何可取的特征中，“很不幸，公平竞争（Fair Play）的精神在编辑们中间太少见了。”

塔里埃森外景







塔里埃森近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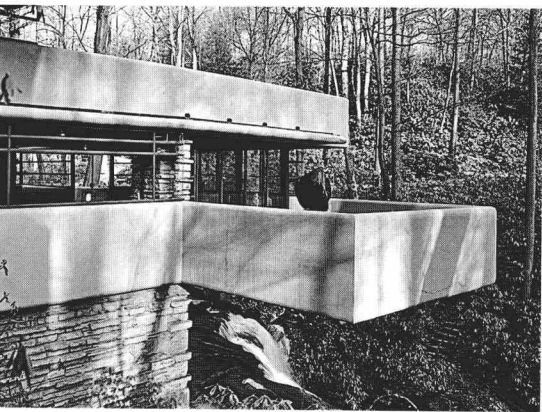
麦玛在欧洲大陆度过了一年，又在橡树园花了一年时间，也没能成功地解决配偶和孩子之间的问题——她于1911年4月离婚，但凯瑟琳这边却一直坚持到了1922年才肯让步——赖特和麦玛于1911年决定要永远一起住在威斯康辛州的斯普林格林，在那里，赖特已经将塔里埃森（Taliesin）建造为他们的家和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尽管两人受到严正的批评，被认为是“在罪恶中”生活，并在社会上受到孤立，但赖特和麦玛却过上了一一种互相激发灵感的生活：麦玛翻译了瑞典女权主义者艾伦·凯（Ellen Key）的著作，而赖特继续进行建筑方面的实践——尽管与他在1905到1909年间接接受的任务相比，从1910年到1914年，数量减少了50%左右，但是，到了1914年，来自社会方面的敌意已经逐渐消退，两人似乎已经经受住了命运的考验，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但就在这时，赖特却经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打击。

1914年8月14日，他正在监督芝加哥一座房屋的建造工程，而麦玛·波斯维克则正在和来看望她的两个孩子、他们的一位朋友以及五个塔里埃森工匠一起共进午餐。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佣人在餐厅的窗子底下用汽油点燃了灌木，并锁上了唯一的门，等在那里、用短柄小斧砍死屋里头想要逃出来的人们。塔里埃森的大部分化为灰烬，麦玛和其他六个人（包括她的两个孩子）死在了这场灾难中。

赖特崩溃了。他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悼念文章，并在自己二十八年前建造的联合小教堂内的劳埃德·琼斯家族墓地对面将麦玛埋葬。幸运的是他完好无损，他当时正负责两处大工程，即芝加哥的米德威公园（Midway Gardens，他8月14日就是去了这项工程的现场），以及为东京的帝国饭店进行初步设计，但是他最想做的却是重建塔里埃森。“我将为曾经居住其中、热爱这个地方的人们的不朽灵魂而重建塔里埃森，”他写道，“我仍将居住在那里，那里仍会是我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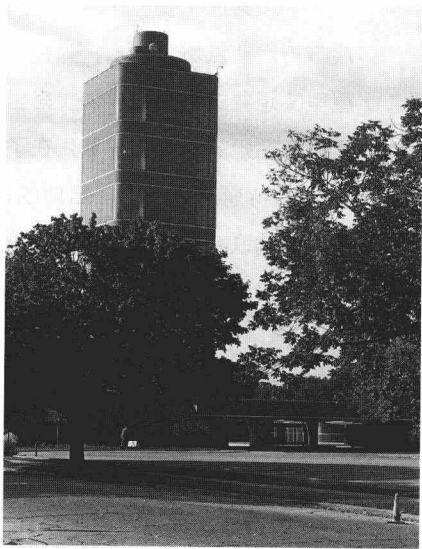
但是他这种渴求在未来拥有宁静生活和创造性工作的希望马上就破灭了。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独自过活，因为他生活中需要一个女人，

至少可以这样说，接下来的十五年他的人生充满了暴风骤雨。在麦玛死后不久，他就邀请向他发来感人的吊唁的米利安·诺埃尔（Miriam Noel）来塔里埃森进行参观。尽管性格明显不合，他们却断断续续地在一起生活了八年，其间一直在争吵。然而，两人却在1923年11月选择了结婚，并于1924年4月分居、1927年离婚。因为财务和产业问题，也包括对塔里埃森的所有权——米利安投资了重建工程——惹来了看上去永不终止的诉讼和法庭传票，这时赖特有时无法去工作室工作，1925年的一场电气火灾更是让他不得不将其重建。1924年11月，他遇见了奥尔加·米兰诺芙（Olga Milanoff），并于次年的2月让她搬进了塔里埃森，成为她第二个孩子的父亲——这已经是他的第七个孩子了——孩子降生时还没到1925年年底，这促使米利安提出“离间夫妻感情”的诉讼。尽管与米利安·诺埃尔的法律纠纷一直拖到了1930年，赖特还是在1928年法律允许的情况



流水别墅  
庄臣公司行政大楼

右页图：雅各布住宅外景



下与奥尔奇瓦娜 (Olgivanna, 她现在对自己的称呼) 结婚, 最终找到了自己从 1914 年即开始追求的宁静。他们的婚姻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

所有的这些人和事都被大肆报导, 对赖特的生涯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从 1915 年到 1924 年, 他只主持建造了 29 座建筑, 平均每年三座, 这比他草原时期的业绩少很多, 比他与麦玛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少, 但是从 1925 年到 1935 年, 已经降到了总共六座建筑, 其中有两座是他为自己而建, 一座是为亲戚建造。他确实于 1916 年到 1922 年之间在日本待了 40 个月, 监建帝国饭店, 同时大萧条也的确限制了建筑的发展, 但是有些可能成为他客户的人也真的是因为这段时间而却步, 他们也许不太公正地认为一个无法处理好自己家庭情况的男人也不具备足够的职业能力。结果是,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 当其他建筑师的事业都繁荣发展的时候, 赖特却无事可做, 但是同时, 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大萧条时期最为严重的阶段,



当其他建筑师手头拮据的时候，他却获得了重生。

这其中包括三项获得媒体大肆宣传的工程：世界著名的流水别墅（Fallingwater, 1935—1937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熊跑（Bear Run）为埃德加·J·考夫曼设计的奢华乡村小屋；在威斯康辛州拉辛（Racine）设计的庄臣公司行政大楼（Johnson Wax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1936—1939年）；以及在威斯康辛州韦斯特摩尔兰德（现在的麦迪逊）设计的赫伯特·雅各布住宅（Herbert Jacobs residence, 1936—1937年），这通常被认为是他的第一座“美国风（Usonian）”房子。从那时开始，除了在二战期间，赖特的建筑事业一直都兴旺发达。他最后的十三或十四年是他一生中最具创造性的时期。

赖特的儿子约翰写道，随着麦玛的死，她带给他的“存在于他心中的温柔而可爱的东西也随着死了……”尽管这些“东西”很难被确定，但其结果非常明显。劳埃德·琼斯家族的箴言就是“违背世界潮流的真理”，在为麦玛写悼词的时候，赖特就提到了这句话，尽管受到别人的诅咒、被社会所孤立，“我们却坦率而真诚地生活着……我们还试图帮助别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理想……我们所涉及的那种‘自由’比遵守习俗要困难得多……很少有人敢于尝试它。”

“你们这些拥有爱的执照的夫人们，”他劝告道，“祈祷你们可以像麦玛·波斯维克一样去爱、像她一样被爱吧！你们这些有女儿的父母们——如果你们投入女儿中的生命达到了这个可爱女人一样的高度，你们就该满意了。除非我们意识到，当下就是我们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否则我们就会发现，如果有了爱和真情，这种珍贵的‘当下’本可以变得多么美好，那就非常痛苦了，我们的心就碎了。”

麦玛·波斯维克是赖特一生的挚爱，即使在他与其他女人生活时也是如此。他们两人就代表了“违背世界潮流的真理”这句箴言，当他们在斯普林格林的境况稍稍好转时，他开始认为，两人不顾世俗要求的生活实际上可以被接受、有可能被人欣赏，并可能成为解放他人的一种模范。但

是她被谋杀了，这意味着异常艰难的十四个年头的开始，让他相信自己的希望落空了。和奥尔奇瓦娜之间的平静生活也没有让他停止相信只有他自己——他自己一个人——象征着“违背世界潮流的真理”。难道麦玛的命运没有证明，两个人一起挑战社会常规会让获得惩罚的机会也加倍吗？

在一种层面上，这个“真理”是建筑方面的。在哥特式建筑时期结束后，赖特曾经反复说（就像本书中的文章可以体现的一样），只有他和路易斯·沙利文才知道建筑必须具有“有机性”才能真实可信。所有其他东西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是不恰当的。在美国，“有机建筑”从意义上讲就是“民主性建筑”，因为民主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这个国家的基本特征。因此，任何不民主的东西就不是有机的，反过来也是如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这在他心中就意味着不是他自己设计的任何东西。这些概念并不是一直体现在赖特的思想中，但是经过20世纪前二十年的经历和磨难之后，它们变得清晰起来，常常被他重复，有时甚至让读者和听众觉得有些困扰。

这些文章揭示了他写作风格的变化，本来他的文字就不是很流畅或者精美，但是现在却越来越随意，句法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这让他的文章和意思更难理解，有时竟非常难懂。并不是赖特刻意如此；显然他更愿意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相反，他这种特殊的文风显示了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当剥去他在1914年之前的文章中所使用的文学性、诗意的引用和例证之后，这个事实就更为明显了。歌德、席勒、雨果、卡莱尔，还有其他那些为他的文章增色的人物都消失了。人们甚至会怀疑，赖特是不是不再阅读了。又或者是，他认为自己已经是最好的权威了。

在1914年之前，他将自己的非常规性建筑作为对同行的一种挑战，让他们重新思考自己为社会利益做了些什么，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利用这种建筑来确立自己在一个失去了希望的行业中的优越地位。在1914年之前，他的文章是为了通过一种相当直率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工作，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这种清楚的解释让路于一种文学上的唯我论。其中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本书中有关美国风房屋的文章，以及他

1954年出版的《自然建筑》(The Natural House)一书。该书是为想要建造房子的人所写的一本使用而易懂的手册,其中包括了如何建造房屋,以及应该在这过程中以什么为目标等内容。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从根本上来讲,他的设计和作品——以及他那种越来越花哨、随心所欲又潇洒的、不合传统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都代表了他认为与自己天才相符的那种放荡不羁,无论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些与否。说这些并不是要批评他,而是试图说明,在他心中,“违背世界潮流的真理”已经成了自己最好的庇护所,是他对一个在过去可怕的十五年中一直排斥他、诅咒他的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在他的心里这十五年已经成了他的整个人生。

当然,以上大部分都是一种猜测。赖特的生涯并没有以一种辉煌的方式结束,大大小小的订单并没有从世界各个角落涌来。他在概念上、技术上和创作方面的创新虽然对建筑史来说是关键性的贡献,但是在今天对人们的认识来说仍然起作用——在当今时代,环境方面敏感的选址、材料和形式都比过去都更为必要。建筑师对整个社会负有主要的责任——这是他作品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信息,本书中的文章体现出来的信息也不仅仅局限于环境方面。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他对于个人主义的深厚热情,他主张每个人都有责任不顾社会方面的压力做回自己,但心中应保有社会和谐这个目标。同样重要的还有他的另外一种主张——他并不主张一种掠夺成性的、最终会带来肆无忌惮的集权的个人主义,而是主张每个人都有义务以民主原则的名义对其进行抵抗。作为当代的、杰斐逊式的民主党人,赖特花了很多时间批评政府和企业垄断行为,认为这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个人自由。有些时候无论他的自我表达有多么不成功,他的这些观点就能将他与大多数建筑师区分开来,现在仍然如此。

# 目 录

---

Contents

## 导 言 1

- 一 为了建筑 1
- 二 为了建筑 (二) 25
- 三 为了建筑：东京新帝国饭店 47
- 四 机器的艺术和工艺 67
- 五 拉金公司行政新大楼 95
- 六 研究与已完成的建筑 107
- 七 日本木刻版画：一种诠释 137
- 八 装饰的道德标准 165
- 九 广亩城市：一种新的社区规划 171
- 十 美国住宅建筑物体系 183
- 十一 美国风住宅 191
- 十二 国际风格 211
- 十三 路易斯·沙利文 239
- 十四 建筑师 263
- 十五 受奖演说 281



## 一 为了建筑

---

### In the Cause of Architecture

在宣言建筑的新时代快要到来之后七年，赖特在本文中讨论了将“机器的艺术和工艺”应用到自己工作中的方法。虽然他举的例子是窗子，但他的论断却同样可以应用于家具、房间布置、甚至整体完成的整个建筑。他写道，自己“对直线和正方形的简单而富有节奏性的安排”，是为了“对产生这些安排的技术发明进行最大程度的应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本文是理论如何被应用于实践的一张“成绩报告单”。

但本文也是迄今为止他对自然的篇幅最长的讨论——并不是讨论自认外在的东西，而是关于自然的形式和功能之精华是如何影响了他所做设计的计划、体块和语法。赖特在本文中多次使用了“有机”一词，已经开始向着阐释完整的、发展的“有机建筑”概念而迈进了，他的作品就是以这个名号在历史中留名。

在这篇“天然去雕饰”的散文中，他列出了对其思想来说最为中心的六条“议题”，形容了他的建筑的最典型特色，并在影响其工作方式的社会和职业大环境中对其进行解释。

简言之，《为了建筑》是赖特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对其设计哲学所做的最为简要的声明，与《机器的艺术和工艺》一文不相上下，详尽地解释了应如何对他的作品进行理解。

——摘自《建筑记录》（23），1908年3月